

收稿日期:2022-05-18

回归自然:儿童教育的本原性探究

牛翠平

(盐城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当前国内儿童自然教育直接照搬西方的森林教育模式或以游学、生物科学教育、营地教育等形式开展,忽略了自然与儿童教育之间的本原性关系。为了厘清自然的内涵,探究自然与儿童教育的本原性关系,探寻儿童教育回归自然的实践路径,从先秦和古希腊时期关于“自然”的原初涵义入手,阐述自然所具有的“自己如此”“生长”“涌现”等原初内涵是教育回归自然的本原依据。让教育回归自然必须考虑到以下因素:不破坏儿童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状态;顺从儿童固有的本性;激发儿童自主化生的力量;发挥大自然的儿童教育功能。儿童自然教育应“以自然为境”“以自然为师”“以自然为旨”,在实践中走进大自然或创设微自然环境,以自然游戏为核心,融合生命教育和自然美育,激发儿童求真、向善、尚美的本能,促进儿童丰满生命和健康人格的发展。

关键词:自然;儿童教育;本原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3)02-0046-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先秦道家思想的儿童自然教育研究”(21YJA880048)。

作者简介:牛翠平(1975—),女,山西吕梁人,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学前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2.021

亚里士多德说:“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犹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1]卢梭认为:“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孩子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学生,不过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是大自然的学生罢了。”^[2]蒙台梭利说:“人总还是属于自然,特别当他在孩童时期,更必须从自然中获取力量以发展其身心。我们与自然界有密切关系,对我们身体的成长甚至有物质的影响。”^{[3]159}可见,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是教育史上众多学者们的共识。从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再到蒙台梭利、苏霍姆林斯基等,无不是自然教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但是,当前人们谈到自然教育往往和认识自然界的动植物和保护生态环境相联系,自然教育也被习惯地划分到科学教育领域,这种划分方式体现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元思维模式。对自然的窄化理解,让教育失去了原初自然给予儿童发展的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因此,有必要厘清自然的内涵,将人的本性与大自然重新联结起来,探寻教育回归自然的本质特征和实践逻辑将有助于儿童教育的本原性研究。

一、儿童教育的自然性内涵

受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教育领域中多把“自然”看作人与生俱在的“本性”或“本质”,强调尊重和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这成为对教育中自然内涵习以为常的理解。把自然窄化为“本性、本质”或纯粹外在的“自然界”都是对自然原初内涵的遗失。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自然还是西方古希腊思想中的自然,其原初都具有“生长”的内涵。在教育中过多强调人的“内在自然”,却忽略自在自然对人的深层施教之力,割裂人的本性与大自然的联系,都是对教育自然性的不当理解。

“自然”是道家哲学中的核心命题,“自然”一词最早见于《老子》。汉语中“自然”共有四种词性:形容词、名词、副词、连词。自然在古汉语中作为一个词语,主要意思是指万事万物的活动是从本性出发的、自发的、不受外力强迫的,这种自发性行为不仅排除外力影响还排除来自自我的意志影响,是完全的自然而然的的活动。作为形容词的自然描述一种事物的活动状况,作为名词的自然则是指事物的本性或人的精神境界。在老庄思想中,“自然”主要指“自己如此”“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等万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如《老子》中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希言,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庄子·应帝王》中的“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庄关于自然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涵义是学界普遍认同的对自然的理解。从老庄对自然思想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自然”在产生之初是一个蕴含勃勃生机,充满自主性、自发生成力量的概念。自然作为“本性、本质”的涵义是在道家思想发展后期才出现的涵义,如,王弼将“自然”与“性”关联起来,直言“以自然为性”。

“自然”在古希腊思想中的基本含义是“生发、生长”,在古希腊,nature 是 physis,词根源于生长、生产“growing, producing”^{[4]5}。“在早期古希腊思想家那里,physis 首先意味着一个万物发生和生长的过程,由此引申出万物的起始和事物的始基的意思,最后是事物的一种组织原则、结构的意思”^{[5]84}。亚里士多德把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含义概括为以下六种:生长物的生长、生长物的种子、自然物的运动根源、质料、自然物的本质和任何事物的本质^{[6]3}。亚里士多德以后自然的基本用法被狭义化为“本性、本质”,最终外在的“自然界”成为自然更为普遍的涵义。杜威重构了“自然”概念,他以自己经验哲学观的视角,把“自然”纳入经验哲学的范畴。杜威认为“自然”是有机体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中连续不断改造的经验。这种自然观超越了二元论思维方式,用一种整体的、动态的观念弥合了自然界共同秩序和人的天性之间的鸿沟。海德格尔认为“physis(自然)是自身绽开(例如玫瑰花开放),是揭开自身的开展,是在如此展开中进入现象,保持并停留于现象中”^[7]。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文 physis 的本意被后来形而上学历史曲解了,使其失去了本来的光辉。自然不只是“本质”的一种,这个词具有隐蔽的力量,有最高根据的意义。在海德格尔语境中,自然就是存在。

由此可见,理解儿童教育的自然性内涵,需要回归到“自然”的原初内涵,如果遗失了自然原初的生长意味,人的本性与大自然就会在教育中被割裂开来,自然界成为与人对立的需要认识、改造、统治的客观对象,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本然一体性,漠视了自然本体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可能给予我们的更为丰富深刻的教育意义。因此,理解儿童教育的自然性内涵不应窄化为“本性”或“自然界”,而应该回归到先秦和古希腊时期关于“自然”的原初涵义,即“自己如此”“生长”“涌现”等内涵。要领悟到“自然”本身就是源泉,隐含了一种强调内在自主而非外在他力的意思,具有生长力量,代表蓬勃生命的内涵,这些内涵进一步表明“自然”这一自然界的实体概念和虚体的概念是相互贯通的。从中可见,保持“自然”、回归“自然”是事物发展的完善状态,因为这种自然状态就像自然界一样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生长。

二、儿童教育回归自然的必然性

(一)回归自然是儿童教育发展回归本真的必然

中国道家所谓的“道法自然”,不仅言明了得“道”的方法,而且也暗含了悟“道”的场域。《道德经》中有多处从自然万物中悟“道”的论述,诸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等。自然融合了形而上的超越性和形而下的经验性,因此,人需要回归自然寻求“永恒”,教育作为育人的“工程”,当然也要从自然中寻求本真意义,而不是沦为功利主义、片面知识论的工具。

教育应顺乎儿童的“自然”天性,《老子》中有“希言,自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等观点,均描述了圣人只要“希言”“无为”“无事”就能使万物和百姓产生自发性、主动活动,从而达到“自然”,即自己如此、自我实现。道家自然思想强调教育中的“无为”和“辅”,强调“因自然”,即顺自然而为,体现在教育中就是顺应儿童自然天性实施教育。王阳明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8]他认为顺应本性(自然)的教育必然能使儿童欢欣愉悦,生机勃勃,形成生动活泼的性格,使儿童能够像被时雨春风滋润的草木一样,自然而然地生长发展。这些思想都蕴含了教育应回归自然的观点,回归到儿童的“原初”“本来状态”。

在西方教育史上,教育家们不仅主张教育应遵循儿童自然天性,而且在实践中走进自然践行儿童自然教育。夸美纽斯说:“人必须尽可能受到教导,通过学习天空、大地、橡树和山毛榉而不是通过学习书本变得聪明。”^[9]他认为自然环境更利于儿童自然生长,建议学校要附设一个花园,这样可以方便经常带领学生去花园散步、游戏、欣赏花草树木。卢梭在《爱弥儿》中塑造了一个假想的学生,阐述了在人的理性尚未发达的阶段,儿童期的教育应该到大自然中进行,卢梭让爱弥儿在12岁之前都生活在大自然中,在乡村自然环境中接受教育,度过他的童年生活。“幼儿园之父”福禄贝尔创办的 kindergarten 意思就是儿童的花园,“漫游花园和田野、草地和森林的人啊,何不打开你们的心扉去听听大自然以无声的语言教诲你们的一切。”^[10]蒙台梭利也说:“人总是属于自然,特别当他在孩童时期,更必须从自然中获取力量以发展其身心。我们与自然界有密切关系,对我们身体的成长甚至有物质的影响。”^{[3]159}因此,她建议经常带儿童去大自然中漫游。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创办了蓝天下的学校,认为大自然是健康的、思维的、美的活的源泉。当前,森林幼儿园风靡全球,德国全境已有超过1500所森林幼儿园,日本的自然学校多达4000所。关注自然与儿童,探索儿童教育的自然之路又在当代教育实践中焕发生机。

(二)儿童教育回归自然是儿童“自然性”的重构

儿童教育要回归自然是对儿童这一主体特质的观照,是基于自然的儿童和儿童的自然双重性思考。马克思说:“人直接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来源于大自然,本身就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摇篮。从进化史来看,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高级动物,其从母体中的胎儿到生命的初始经历了浓缩的生命进化史,也是自然进化的复演。因此,儿童是自然之子,他们对自然有着别样的亲切感和新奇感。儿童天性喜欢大自然,儿童的“自然”不仅是本能,而且是内蕴的自主发展力量,和大自然本身的勃勃生机具有双向的吸引力。如果把大自然比作一本书,那么,这本书不是抽象的符号系统,而是具体形象、灵活多变的实物系统。大自然的多变性、流动性充满了生命的律动和野性的张力,大自然的这种魅力吸引着儿童,因为它契合了儿童的直觉动作和具体形象思维。

“原始初民的生活时期被视作人类发展的婴孩或儿童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先民们贴近自然大地生活栖居,如同小孩对母亲的亲近依赖,更能触碰到大地母亲的命脉从而获得他们虽不能做出科学解释的真理体悟。”^{[11]64} 儿童常常喜欢一些隐蔽的、杂草丛生的、看似荒野的地方。在《村童野径》中,作者描述的儿童基地是位于一处古墓之上,长着大片灌木,被藤蔓占据的地方,这么破败的地方却是村童最爱的地方。孩子们在乡野生活,总会有几处秘密花园。因此,如果说大自然是原始人的活动场所,那么这一活动场所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而言是属于童年场域,是具有儿童属性的。荒野神秘的大自然之所以吸引着儿童,是因为那里有儿童沉积在内心深处的精神家园。“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自己,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一样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儿童是古代祖先在现代文明中的‘遗留’、再生,是古代祖先在现代文明中的代表。”^[12]

儿童这一特殊主体,让儿童与自然的“本原状态”“生发状态”“大自然”等多维内涵紧密交织在一起,使得自然与儿童有了双向的趋同性。儿童的身体是属“自然”的,儿童的心理也是趋“自然”的。类似于蒙台梭利所说的生理胚胎和精神胚胎,二者的发展均离不开“自然”,这里的自然是不仅仅包括“自然界”和“自然天性”的一个多维度概念。正因为如此,儿童教育回归自然既是儿童的“本来状态”也是儿童的“天性”归属,既满足了儿童身体自然性发展的需求,也满足了儿童精神自然性发展的需求,是对儿童“自然性”的重构。

三、儿童教育回归自然的教育意蕴

(一)“以自然为旨”:自然作为儿童教育的目的

儿童自然教育的目的是回归自然,这是儿童教育的本来样态。人类有亲自然的本能,更何况“自然之子”的儿童。同时,大自然的丰富性、复杂性、可变性蕴藏着丰富的教育价值。教育要回归到儿童本来的样子,回归儿童的自然之态。让儿童及早成为成人之态,失去自然童心之根,这似乎是反教育和反文化的。事实上,儿童教育回归自然是成人文化向儿童文化的回归,是基于儿童立场的教育之本真。儿童教育在回归自然中恰恰滋养了儿童的生长之根,让儿童的感性直觉思维得以充分发展,从而避免将儿童理性思维的发展陷入“空中楼阁”的危险。中国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是确立“育人为本”的教育本质观,叶澜认为“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鲁洁认为“教育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13]。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个体的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丰富多彩生命特征的不同个体。儿童教育回归自然是让儿童保有“本来如此”状态的过程,是让儿童丰富多彩鲜活生命成长的过程。

同时,回归自然是儿童教育的动能、源泉。“自然”的原初含义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自主化生”,同时这种自然状态又是天地万物的本然状态。老子的“自然”总是在“道”与道创造的“万物”的关系中去说的,他将“自然”界定为万物自发性的活动方式、状态或结果^{[14]42}。海德格尔说:“自然是从自身绽放的东西。”自然教育就是儿童自身绽放的过程。自然赋予儿童源源不断的“自主化生的力量”,让儿童的教育充满了勃勃生机,充盈着由内而外的自然生发的力量,焕发出生命自主生长的光芒,这才是儿童教育本该有的状态。

(二)“以自然为师”:自然作为儿童教育的方法

“以自然为师”即“师法自然”,师法自然能“自主化生”的奥秘,体悟自然所蕴含的万物之“道”。“师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先哲们的常用方法,“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

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老子从“水”中体悟“道”,甚至直言“道法自然”。老子又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指出“无为”是达自然的方法。《周易》中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清”(《周易·系辞下》),也是古人向自然问道的方法。

在儿童教育中,“以自然为师”需要遵循儿童的自然、遵循教育的自然、遵循自然的自然。

遵循儿童的自然就是遵循儿童身心发展和精神发展的自然规律。儿童的身心发展均需要得到大自然的滋养,这是儿童的“自然”之一。儿童的思维具有原始思维的特点,动作直觉是思维的主要方式,感官是自然赋予儿童期认识周围世界的秘密武器。遵循儿童的自然就是要正视儿童与自然的“本原状态”“生发状态”“大自然”等多维内涵的紧密交织性,以及儿童与自然的双向趋同性。

遵循教育的自然就是遵循教育传承文化的自然规律。“教育的天职就是传递文化,让文化在个体身上成活。”^{[15]227}教育的文化传承不是单方面发生的,而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是“一个生命摇动另一个生命”的过程。同时,教育对文化的传承是以敬畏自然(天性)为前提的。“文化需要检视,但天性不容检视,天性是一种自然存在,它不能改良。”^{[15]228}因此,儿童自然教育要观照儿童文化,不是成人文化向儿童文化的灌输,而是在教育中要传承合乎儿童自然天性的文化。

遵循自然的自然就是遵循自然场域中一切生命的自在规律。真实的自然是一个自含精神性的具有生命力的世界,自然万物所具有的“自主化生”的生命力造就了自然的“生生不息”,也成为自然所具有的独特性。教育要让儿童走进这活的生命源头,才能以最有利于生命存在的方式保持生命的持续存在和活泼气象。同时,大自然赋予不同生物神奇的力量。比如,鱼通过鱼鳔的收缩和膨胀调节身体的密度,从而可以在水中自由沉浮。在与大自然不同生物互动游戏的过程中,儿童不仅能学会尊重大自然这一场域中一切生命的自在规律,而且能在自然万物中寻求真理,体悟生命的真谛。

(三)“以自然为境”:自然作为儿童教育的场域

儿童自然教育应“以自然为境”。“以自然为境”是指儿童自然教育的场域应在大自然中展开,与其他环境相比,自然环境有独特的优势,更受人们欢迎。这不仅因为“在人类进化的基因中有一种和自然的天然联结感,当人类在自然中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归属感和潜意识的愉悦感”^[16],而且因为自然环境具有与其他环境所不同的特点。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丰富性和变化性、宽广性和自由性、神秘性和生命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自然环境更容易诱发儿童探索的动机,更具有儿童教育的优势。大自然的儿童教育价值体现在大自然与儿童健康、认知、社会性和情绪情感发展的多个方面。比如,在自然环境中的奔跑或攀爬将有助于加强儿童的体能锻炼;儿童通过多种感觉(视、听、嗅、触、味)以及不同感觉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自然万物进行互动游戏,这将有助于儿童感知觉、想象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自然作为万物生长之地,具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不仅来源于生物性的生长化育,而且存在于自然之“道”中,即万物“自我造就”“自发状态”中体现出的“真”,儿童在自然场域的游戏、活动就是求真、向善、达美的过程,这也是教育的本真目的。

四、儿童教育回归自然的实践逻辑

(一)发挥大自然的儿童教育功能

教育回归自然是基于自然的儿童和儿童的自然双重性思考,儿童的身体是属“自然”的,儿童

的心理也是趋“自然”的。同时,大自然是鲜活、生动、流动不居的,充满生命性的大自然具有生长化育的功能,让儿童回归大自然,是让儿童回归其生命成长的源头。因此,儿童教育要回归自然就应“以自然为境”,让儿童走进自然,发挥大自然的儿童教育功能。

1. 走进能产生“超验感觉”的自然环境

儿童在自然教育中能否获得“超验感觉”与“诱人的自然环境”“心醉神迷的地方”“自由”“环境中鲜活的生命”有紧密的关系。能产生“超验感觉”的自然可以是令人震撼的美景,也可以是儿童在童年期经常能自由出入的身边自然美景。碧波粼粼的大海、一望无垠的草原、巍峨雄壮的高山、气势磅礴的瀑布,大自然中总有一些美景是一下子就能给人视觉冲击的,视觉的震撼往往给人一种强烈的喜悦感。还有一些儿童眼中的自然秘密基地,这些地方可能不一定有引人入胜的景色,也许只是杂草丛生的、看似荒野的地方,是附近公园中一处隐秘的空地,或是乡下后院果树下的一处角落。这些自然环境的共同之处在于给儿童内心或强烈震撼、或悠闲平静,有一种与自然相融的亲近感和自由畅快感,这类型自然环境绝不是旅游景点,不是那种人山人海的嘈杂之地,而是可以让儿童静静聆听、慢慢触摸、细细品闻,充分享受与自然亲密交流的快乐幽谧宁静之所。步行穿过树林到达河流、躺在草丛观察被晨光照亮的露珠、钻在灌木丛中与小同伴捉迷藏、爬在树上偷采野果擦破了皮等等,这些童年的自然体验让儿童时刻感受到周围世界的鲜活性。

2. 走进原生态充满野趣的自然环境

原生态充满野趣的自然虽然有潜在的危险因素,但是适当的风险恰恰是培养儿童应对能力不可或缺的。在充满野趣的环境中,孩子才能有更多的与环境互动的机会。参差的树木,高低不平的土坡,恣意生长的杂草,凌乱散落的石头,随意倒下的林间枯木,破烂不堪的木屋或土洞,这样的自然充满了原始的味道,贴近儿童内心深处的自然天性。因为儿童喜欢充满神秘的氛围,可以充分体验的环境,带点野性的环境对于儿童来说更有趣味性。相比而言,西方国家的森林和公园往往人工改造痕迹少,那种充满野性的荒野式环境更加贴近儿童的自然天性。而中国园林式的自然环境注重山水亭台楼阁、花草树木的精致设计,体现文人墨客的意趣,具有浓厚的艺术感。如果从儿童亲近自然的视角来看,园林式自然环境虽可以让儿童有美感体验,但是无法让儿童与自然充分互动,缺乏童趣和体验感。

3. 创设满足儿童审美、游戏需求的微自然环境

研究表明,影响环境美感的三个要素包括形式、色彩和质感,不同自然材料的形式、色彩、质感的组合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感官刺激和美感效应。比如,植物种类的分布要考虑它们的形态、色彩、质感以及在不同天气下的变化特征。大的树木枝叶的四季形态变化不同,和光线的结合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同一颜色的植物进行浓淡明暗的相互配合,呈现渐变的色彩,给人以调和韵律之感;不同植物的相邻色组合,如红与橙,黄与绿,或相间色进行组合容易达到协调、柔和的气质。创设自然环境不单单为了美观,还要便于儿童游戏的开展。研究表明,儿童偏爱攀爬颜色明亮的落叶树和枝杈分散的低矮灌木。种植松散的灌木植被和树木将有利于儿童跑动,同时为儿童进行想象游戏和建造游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丰富的天然材料。在地形地貌上,要多创设变化的场地,充满神秘感的山洞、缓急相间的山坡和起伏变化的丘陵等,这样的地貌更有利于激发儿童游戏的兴趣。同时利用不同自然物形成游戏迷宫效应,不同形状和大小各异的石块、可以安全攀爬的低矮树木、流动的溪水和成片的沙地、起伏的地形等等,通过创设微自然环境来

支持儿童自由挖沙、戏水等游戏行为。

(二)不破坏儿童的“自然”状态

“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样子,是万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儿童是充满生命活力、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游戏者”,当儿童在大自然情境中时,儿童是以“万物有灵”的方式与自然万物互动,以游戏的方式感悟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因此,审美的、游戏的状态是儿童“本来如此”的状态,是儿童的“自然”。自然教育不破坏儿童的自然状态,就要保护儿童审美的、游戏的、感官探索的自然本能。让儿童置身于大自然情境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然状态,舒张自己的自然本性。因此,儿童自然教育的实践体系应以自然游戏为基本活动,兼容感官教育、生命教育和审美教育。在这一体系中,游戏作为核心与感官教育、审美教育、生命教育相互渗透,感官教育同时提高了儿童的审美感受力和对不同生命体的敏感性,是审美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助推器,而审美教育进一步为个体生命的完善丰满奠定了基础。三者围绕游戏形成了一个如图1所示的环状自然教育实践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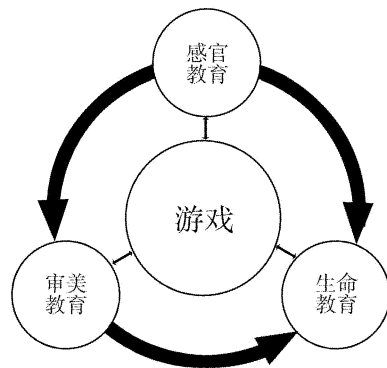


图1 自然教育实践体系

游戏是儿童的自然天性,是儿童不需要外力强迫就具有的“自生”力量,是儿童生来如此的自然的“自己如此”状态。因此,游戏具有儿童教育的自然性特征。同时,自然环境的特性也赋予儿童游戏的自然性特征。自然环境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丰富性、鲜活性、审美性、复杂性、变化性等特性,这些特性赋予了自然环境更好的教育价值,也让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更容易开展各种形式的游戏,而儿童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游戏状态正是儿童应有的自然状态,也是儿童教育的本原状态。儿童在大自然中游戏让儿童的自然性与自然的自然性相互融合了,生命的驱乐性在游戏的愉悦性中得以体现,生命的能动性在游戏的自主性中得以体验,生命的自由性在游戏的自发性中得以体验,生命的激情性在游戏的冲动性中得以体验,游戏状态就是儿童的自然状态,也是儿童自然教育的灵魂。

儿童期薄弱的理性思维和发达的感性思维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规律,感官是儿童生长天然拥有的强大武器。在理性思维不发达的儿童期,首先要让儿童在大自然中锐化其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多通道感官,通过感官教育提高儿童对周围世界的敏锐感受力。感官的发展又与自然游戏相融合,在儿童与自然万物游戏的过程中得以锐化。感官在自然场域中的锤炼和锐化,不是浪费时间和不务正业,而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前奏,是夯实儿童理性思维大厦的奠基过程。

自然环境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和鲜活性让自然在生机勃勃中也隐藏着潜在的危险。儿童自然教育在自然场景中开展,必然需要开展急救、紧急避险、野外生存方法等与自我生命保护紧密

相关的课程。同时,天地万物不同生命的特点为生命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活的源泉,儿童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也会了解到不同生命的生存习性与特点,学会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之道,感悟到自然万物的生命运动变化,从而感受生命的生长内驱力。自然教育的过程也是儿童认识生命、敬畏生命、热爱生命的过程,更是儿童张扬自我生命个性、凸显自我生命灵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生命教育开展的过程,而生命正是教育的逻辑起点。

儿童对自然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科学的,而是游戏的、美学的、诗性的。席勒提出游戏美育观,他相信,“通过‘游戏性’的审美,可以让艺术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在主体达致自由的过程中,诠释了人性对无限美好追求的必然性”^{[17]23}。当面对自然的时候,儿童不具备成人那样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思维模式。儿童看到河,想到的不是从河里能捞到多少鱼,可以卖多少钱,而是想着光着脚下河去戏水,想着鱼儿的家在哪里、鱼儿怎么会在水里游来游去、水里会不会有美人鱼。儿童看到花,首先感到花儿的颜色好美,想做的是摸一摸、闻一闻,想知道的是花里面会不会有花仙子,然后想了解这是什么花,但是他不会想花瓣、花蕊、花茎是哪个部分,是雍容华贵的牡丹还是凌寒绽放的梅花。因此,儿童在游戏中审美。儿童自然美育的实施不仅要关注自然审美的特殊性,还要注意避免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裂,要注重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融性。同时要关注儿童在审美过程中的自然特性和儿童审美表达和创作中的自然性,把儿童的自然性和美育的自然性紧密结合起来。

(三)激发儿童的“自然”力量

回归自然的教育不是产生有限性知识的教育模式,而是能通往具有无限性精神世界的教育,是人之所以需要教育的本原。自然教育不是将人生产成千篇一律的机器,而是保证个体生命活泼气象的过程。儿童具有“自主化生”的力量,因此,对儿童的自然教育是一个引发儿童自主绽放的过程。因此,儿童自然教育不是认识自然界的动植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过程是以儿童为中心的生成性教育,而不是以认识外在自然世界为目标的知识性教育。自然教育是儿童享受自然、感悟自然、师法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审美的、游戏的,充满生命意蕴的。

当儿童置身于自然情境中时,儿童的活动不是预先安排亦步亦趋的知识教育模式,而是儿童与环境、与同伴、与周围一切生命不断互动生成个性化、高质量有效经验的过程。自然环境是丰富的、变化的、复杂的,儿童在这一情境中“自主化生”的过程必然是不确定的、不可预见的、复杂的、动态的。因此,当前在儿童自然教育的实践中存在的侧重自然知识灌输,设定固定活动目标和活动过程的所谓自然体验活动课程,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自然教育。儿童自然教育需要关照儿童的个体生命,唤醒儿童自身的感受力,丰富儿童的自然体验和情感体验,教师以追随、辅助、积极回应的方式让儿童在自由游戏探索中茁壮成长。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当教师能做到睁大眼睛而“无为”,管住嘴巴而“好静”,智慧辅助而“无欲”,则儿童“自主化生”的自然力量就能持久激发而勃勃生长。

参考文献

- [1] 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90.
- [2] 卢梭. 爱弥儿[M]. 李平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4.
- [3] 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M]. 任代文,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
- [4] DUCARME F, COUVET D. What does “nature” mean? [J].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2020, 6(1): 5-17.
- [5] 张汝伦. 什么是“自然”? [J]. 哲学研究,2011(4):83-94.
- [6] 郑开. 自然与 Physis:比较哲学的视野[J]. 人文杂志,2019(8):2-8.

- [7]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16.
- [8]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中[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87.
- [9]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139.
- [10] 福禄贝尔.人的教育[M].任中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9.
- [11] 袁凡茹.“万物有灵论”的生态之思[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2(4):64-65.
- [12] 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4.
- [13] 冯建军.回归本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83.
- [14] 王中江.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J].哲学研究,2010(8):37-47.
- [15] 刘晓东.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 [16] 克莱尔·沃登.自然幼儿园与森林学校:探索自然主义的学习方式[M].汪文汶,霍小雨,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48.
- [17] 丁昕春.席勒“游戏”美育观及其社会意义[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4):21-27.

Returning to Nature: the Esse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NIU Cui-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ldren's nature education in China is a simple copy of the western forest education model, or is equated with study tour, biological science education, camp education and other forms, ignoring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nature, explore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 practical path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to return to nature, the researcher starts the research with exploring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s of "nature" in the period of Laozi and Zhuangzi in China and ancient Greece in the West.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s of nature, such as "self-being", "growth" and "emergence", are the essential basis for education to return to nature. For education to return to nature, we must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maintain children's original and natural status; respect the nature of children; inspire the children's initiative;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nature for children. In children's natural education, we should take nature as the environment, teacher and principle. In practice, we should let children walk into nature or create micro-natural environment, take natural games as the core, integrate life education and nat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spire children's instinct of seeking the true, good and beautiful, enrich children's lif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ersonality.

Key words: nature; children education; essence

〔责任编辑:陈济平〕